

麟  
燭帝海山記  
楊太真外傳  
謝竊憤錄  
小娥傳

求心錄  
燭帝開河記  
高力士傳  
南燼紀聞錄

中山狼傳  
燭帝迷樓記  
裴佑先別傳  
御製紀夢傳



2124

1

2685

60401

麟

書

汪若海著

中華書局

此據寶顏堂祕笈  
書僅排印初編各叢

# 麟書

宋 汪若海 東叟著

太學生臣汪若海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臣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從張叔夜幕中爲兵火所逼倉惶走良蠶匿於神運石之下居一夕忽遇磬固侯謂臣曰吾居太湖鵠夷子去越時遺書一編屬吾秘之語甚異殆弗曉昨睹城中暢號暮夜亟鑽火取讀若爲今日計者幸上皇遇我素厚吾寧石人不有下邳老父之奇子其爲我獻之嗣君臣再拜曰唯唯臣歸而讀之其引獸合事符應不失如光之與影臣竭論之麟書舉天下之獸而言之也論以一網則畢其議矣夫網獸之與見網於獸不可不察故曰事貴制人不貴見制於人然而用之匪道其道必隱此鵠夷子之所以秘之於磬固侯磬固侯之所以歸之於陛下也臣聞絃斷不可復續而西國有續絃之膠人死不可復起而神醫有起死之藥故黃石變化爲老父能興漢於未萌神運感概出麟書欲存宋於已壞天授之意其實一也臣謹昧死再拜以聞。

中山之山綿地千里東有茂林是爲東藪南有茂林是爲南藪西藪居旁北藪在後三百六十蹠實而走。  
中山謂王室四藏謂四方三百六十謂州郡麟實君之四靈之首猗哉唯麟元枵之精音中律呂步中規矩遊必擇土詳而後動懷仁戴義禮修視明六合同歸天下太平凡此謂祖宗示武不用忽於守成用謂崇觀以來威靈日降火

德大虧。凡獸生於火，遊於土，白狼鈎隱，驕虛化微，歲星復合，爲麟星散，機尾位迷，所則生，其斷贊立，羣四獸謂造，獸檜不施晉書施白獸搏於道，競執虎子，在則號肴角犀，謂不艮嶽，能獻直言則發此博，競執虎子，在則號肴角犀，謂不檜蒙皮，謂澤中之乘，蒙以虎皮，夫諸橫流天戒罔憂，夫諸之獸見則其邑必大水，謂京師不測大水，閻競指鹿謂宦者童燕起免夫錢，唇亡齒寒，謂遠亡我及蛇，不食猴，蛇火也，猴金也，王充論衡曰火勝金，何以不食爛猴，一豬治燕，首鼠兩頭，謂郭藥師守燕乃投拜，於是北虧之北幡有異獸，射鹿以聲，殺人以耐，女真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殺之，食於敵，而俟醒，合麟滅仇，與麟格鬪，謂敵與我共取遠，終雙雙俱來，公羊傳曰：雙雙而俱至，有三青獸爲一體，孟極之獸善伏，謂敵用兵尤長，女真臣屬於契丹，天祚歲求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至鬻男女以供其求，不勝其憤，遂舉兵背契丹，契丹興師誅之女真盡，徙其部落至千里無人煙，契丹深入糧食乏絕，女真乃出伏攻之，盡走契丹，其後女真反，深入契丹，契丹悉國之師以禦之，女真復由間道斷契丹之師爲二，大敗契丹，海東青，契丹獵用以博天鵠也，謀我山北，左衽是守，謂敵謂敵我有孽狐，素匪粹白，地之臣鉛刀一割，將無我宅，挾麌抱薪，大河是劃，按郭璞麟贊，麟爲霍試與同體也，抱薪謂割地以求安，猶抱薪而救火，初王雲副康王奉使其後又使耿南仲，義昌主割河北以界敵，我有解鷹，觸邪不懼，解鷹謂主用兵之臣，北虧與區特，邪界大河，倉光弗用，倉光水中之獸，善覆人船，尙父帥師渡孟津，守以蒲牢，海畔有獸名蒲牢，見鯀異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野，吳楚攻梁，堅城守，途敗吳楚之兵，自是又墜梁之夷門山，而我不知恐懼，堅守故敗，不恐雍和，豐山有獸曰雍和，見則國大恐，其神是爲耕父，中山所何爲其與元枯曰然，中山率舞，謂上不肯割地，天禍中山，耕父凌波，耕父避，見則其國敗，天狗電落，天狗所降，謂敵同體也，抱薪謂割地以求安，猶抱薪而救火，初王雲副康王奉使其後又使耿南仲，義昌主割河北以界敵，我有解鷹，觸邪不懼，解鷹謂主用兵之臣，北虧與區特，邪界大河，倉光弗用，倉光欲令急流不急渡，倉光害汝，守以蒲牢，海畔有獸名蒲牢，見鯀異

獸鯨躍魚鼈爲橋。北夷東明南渡以弓。於是中山曾無閩候以指昌門之練。孔子東南望見吳昌門外有繫。孔頤子指以示之曰。吳昌門外何有。曰。有繫練。魯去吳千餘里。孔頤能知之。膺騎入塞。直抵城下。而大臣尚不覺。斥侯不明也。而北荒之獸。抵垂天之縉。蹈瓦野之維。利野掃地。靡不被夷。中山之族曾不能一摧其班。而崇林已闢矣。且夫越國踰限而侵我。輕肆麟趾。蟠捷有餘。實投死地。兵法最堅以龍淵絡以虎壘。謂王室城池之固。徒掀雷骨。擊鼓張勢。流波山有獸。其名曰夔。掀謂敵於城外。趙肆睥睨摩牙。未敢輕噬。兩者相苦。必見蚌捕。漁父實來。睡手可虜。援兵謂。云何黔驥蹄彼彪虎。黔之驥事載柳子厚集。謂郭京出兵。郭京者。老軍員有衝見鬼物如兵馬狀。丞相何舉試之。略驗。遂令募兵。人聞其多怪。且曰。不戰可致。粘罕斡難不之頭。於是市人爭赴之。不旬日。得兵數萬。以十一月二日敵遇。大敗。敵遂乘城。驥既敗露。不可復還。故郭京盡驅其衆出陳州門外。乃拽釣橋。陳未畢。索爲鐵騎。所蹠皆委弓刀於地。莫敢。彼乃搃怒。蹶驥緣雉。如履平地。我無確疏。禦彼一燧。曠音數。確疏之獸可以禦敵。樓遂自投於壕水。我走百羣。負彼一矢。國語。獸一介負百羣皆走。一矢尚可迺有六轍。謂敵先插六黑旗於城下。人競爭之。故敵得登。因結一解。天動謂上。地岌或斷尾自免。謂兵皆棄甲。或碎祛背逸。謂斬關。麟居五門。開明蔑一。豈帝之所都。面有五門。門有破之日。宣德毛駒號呼。機駁轡軼鹿蜀不佩。子孫是棄。破之人皆棄。隱於汴河。麟酒惄然。舒節屆狹。謂上出郊六蚪。弗御匹馬警蹕。謂上出南薰門。扈從皆爲應所却。駭不存之地。倒手足之義。越在草莽。自辛至癸。凡三唯此獸心厥計甚詭。吾居中山。沐猴而冠。謂敵自言我。必得如約。交勁相歎。謂敵邀士。遣中山之族。踊躍大喜。空其珍怪億萬數計。謂國人獻。猶稱之獸。其名於虞。猶稱之獸。其名於虞。見人則笑。北戴置囊。謂立旗王四方逐鹿。謂割據。雖得中山。何

異空谷。挾麟取麋。伐木拔根。謂遼上遣曹輔取康王則趙氏之後無人。挾麟執鹿。天下未逐。謂遼上詔勤王之師稱已講和。麋鹿方疑。克而無補。麋鹿既定。猶之外府。果存麟族。是自遺虎。謂敵必不存謀異姓。吁嗟我族命垂。獵母生。謂圍城之人性命甚危。遙噓紳中。占鑿之風。謂唯恃康王以爲命鑿而可取。吾屬且虜。謂曹輔詔康王磨而自置翟犬可世。趙簡子夢上趙氏遂昌謂康王當自立則趙氏不絕。安得朏朏之與遊。而釋我之憂也哉。朏朏之獸可以已憂。於是中山之族懾驕追懼。相與謂佛彌曰。固知饕餮之心。□嗜奔欲窮山極海。貪殘我族。我族狹夥。可以谷量。未直其鋒。已進其轡。故茲不武。蛾伏北荒。雖然孽狐止戈。解鷹興戎。上既還自青城人皆以講和爲是用兵爲非。是邪非邪。孰雌孰雄。彌笑曰。今日割北蔽。以彌禍。明日割西蔽。以取容。中山之地有限。而北荒之割無窮。是使中山地弗容錐。而吾族不得邪徑而託足也。割與不割。是非莫決。知和知戰。雖雄乃見。蛇讐既多。尾將如初。邊境者蛇之屋。蠶手斬手。蠶足斬足。欲守我林。必固我麓。滋蔓難圖。見兔呼獵。謂敵至城下始募兵何。如呼小兒。安得狡貌。狡貌獅子百獸。彼讐之蛇。必食以糗。彼讐之豹。必食以駁。糗能食蛇駁能食豹謂我擇將當勝於粘罕幹離不以擇以孥。匪龍羆酒。嗾夷獒。雖猛何爲。猛尚不可。况郭京。謂上得還。是故虎兕出於柙。麟可係而羈也。中山之族曰。然則何如。彌笑曰。麟出而還是。案中山。彼給我爾。彼御獮不變於外。則係羈復生於內。謂彼外事略定則必再邀上出。毋作山鹿。而信其族。彼案之者。將食麟肉。山鹿者由鹿媒以誘致羣鹿也取鹿必以鹿取人必以人謂上。麟化白龍。羿射爾躬。河伯化爲白。訴於上帝。上帝反責河伯。謂上不可再出。麟往則拘。孰獻駟虞。怪得駟虞。獻於紂。紂見而說之。乃免。謂上再出。必爲虜拘。

大臣亦無敢宜。麟走則顛，孰載驅驅。北方有獸名曰孽，顛則頓，走則驅。孽負之而生，行驅處之計。麟走則顛，得駕驅負之而行，驅則走。謂上遣城破，無大臣能斬關冒圍，載上而出者。麟放獵狗澆隄塗首，澆與其嫂通，少康因獵而殺澆。謂我之子女日爲淫亂，隳其軍政。麟復何求？狐死首丘，謂上往則別無他策。不若死社稷。麟或可冒兕觸魯縞，謂冒闖，孰爲外助？合彼窮奇，是時勤王之師遣使持蠶蟬約日進兵。王時雍皆因之開封府，孰爲內助？吾老態猶躋闈虎，蜘蛛執旁毋言我弱。逢彼之曾，吾爲此度。孰用斯謀？昔時虞已破京城，不敢赫赫謀甚效。毋愧謝豹，謝豹者人勸之以事，不從後化爲獸，常掩面自羞，因號爲謝豹。中山掩衣，左之右之。北據中原，掩衣之左右。世無老馬，吾誰與歸？晉仲征山戎，間塗於老馬。吾恐楚終欺於秦。昭王與懷王會武關，因留楚王不歸。謂微管仲吾其左衽乎？吾恐楚必有楚懷之事。而大業之後，無難易之臣矣。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執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爾。公孫杵臼曰：子姑爲其難，我爲其易者。乃先死。後程嬰卒，立趙氏孤兒。謂上儒爲虞所留，必無大臣如二子。中山之族疏屬之山反縛盜械，名爲相顧之尸。貳貳謂二骨。不然，吾將反唇蔽目，化爲山獐之哭矣。見人則哭。中山之族曰：反縛之道柰何？狒狒乃屏去左右，授以秘計。此時鴟夷子適遊中山，目擊中山之事，乃潛書之。以爲一策。

鴟夷子曰：麟，百獸之長也。一趺於北荒，遂屈節於異類，失麟之爲麟矣。貽佛佛之笑宜哉。北荒固中山業已講解，佛猶笑而不知止，因以得笑疾。故其後裔見人則笑。嗚呼！屈於百世之上，不能伸於百世之下。理固然也。人或有負世之累，豈惟舉世笑之？惟來世允以爲口實，可不圖哉？越遭與難辱甚，中山於是鴟

夷子出麟書一編。越王勾踐讀之曰：嗟乎！寡人甚羞夫狒狒者。鴟夷子曰：王如甚羞夫狒狒，則請授以秘計。勾踐遂欲聞秘計。鴟夷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大王不密，則國人與聞，國人不密，則吳人與聞。曾不足以肥越，而適足以重越之禍矣。勾踐曰：今日之言，出於子口，入於予耳而已。幸毋過慮。於是勾踐卒授秘計，反滅強吳，抗衡上國。鴟夷子之力也。鴟夷子屢徒立名，其於世，飄然若不繫之舟。其好釋亂解紛，迺出於天性。誠有所不忍，異時或有所不忍，當以麟書揣之。其意以爲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則與蚯蚓同。故持其網而驅之。麟書所以制天下之命也。當世莫之能用，而功亦不能以自見。豈鴟夷子計有然否哉？時有遇不遇也。於是鴟夷子念世無可與共成功者，託越之事，以敘麟書云爾。

南方有黑魚，懼物之得己，則吐墨以自蔽。然漁者視墨之所在，則知魚之所潛矣。是自蔽者，乃所以自媒也。靖康丙午冬，王城失守，太學汪君東叟，寫以麟書，俾一時廢興之迹，昭若日星。且曰：未平定吾不可以求進也。故託名鴟夷子，將以自蔽。然作如是文，曷如是事安，得以自蔽邪？置置以求者，將不免於子矣。雖然，子其謹之。願子從九跋，不願子從敝笱。子其謹之。丁未春正月十日，拼欄鄧肅書。司馬長卿作大人賦，詼諭怪不可致詰。然意實有在。漢武帝蓋未之知也。汪子之爲麟書，蓋得法於此。予固知之矣。呂本中書。

此吾家千里駒也。以文滑稽而非滑稽也。嗚呼！孰司帝閑，收此駟駒也哉？藻書。